



大山

大山巍巍 竹源深深 (上)

□ 沈伟富



石岭村村口城墙上的古柏

山，是大地的脊梁，它顶天立地，俯视人间。而南方的山则更像一条条琴弦，纵横交错在绿色广袤的“琴架”之上，山间淙淙的溪流就是这琴弦上弹奏出来的音符。每一条溪流，就像一本书，书里有讲不完的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这些美丽的故事，大多以“源”为单位，从古至今，演义不绝。横亘在寿昌东边的大山，雄伟壮丽，绵延几十里，它的故事基本都藏在山下的竹源之中。

源，字典上的解释是水流起头的地方。在

我们建德，源，通常指一条山溪所流经的区域，比如下涯的大洲源，乾潭的东源、西源，李家的西坑源、北坑源，大同的胡村源，三都的前源，大洋的新源，等等。寿昌江作为新安江的一条支流，它所流经的全部区域，也是一个源（我们暂且称之为寿昌源），其出口处有一个村，它的名字叫源口（今新安江街道梅坪村）就是这个道理。

就像一条大江（河）有许许多多的支流一样，一个大源，里面往往套着许多小源，小源中，还可能套着更小的源，只不过有些地方不以“源”字来命名罢了。

寿昌江流域有两个竹源，一个在大同，一个在更楼。我们这里所讲的是更楼的竹源。这里历史上属寿昌东乡。在更楼，有五里源、过塘源、塘坞源等，这些都是当地人所共知的，而竹源则知之者甚少，也很少有人提及，因为当地人从不叫它竹源，就连流经源中的那条溪，都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名——竹溪。

竹溪发源于更楼街道石岭村的长岭头，流经长岭、南山、石岭、八乐坞、许村，并在这里接纳了石泉溪，然后经骆村、山后、张家、更楼汇入寿昌江。竹溪从源头的竹林中，一路欢歌而下，它那清脆的声音、清亮的身姿，令山间多少自视甚高的鸣禽都为之失色。竹溪，这个极富诗意的名字，出现在当地的多家家谱之中。我们把竹溪流经的这个源叫做竹源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竹源总体呈“Y”形。我们沿着竹溪从源外

向着源内行进，映入眼帘的尽是平旷的田地，田地间屋舍俨然，鸡犬相闻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我，已记不清出入过竹源多少次了。然而，因为走得太多，这里的一切，也就司空见惯了。要不是这次320国道改道要从这里过，我还真的没有好好地踏勘过这条源，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梳理一下这条源的前世今生。

前些年，我在做“行走寿昌江”系列时，曾在这条源中做过一些碎片化的梳理工作，也就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走，一个村一个村地整理其中的故事。这条源中散落着好多个大小不一的村庄，有聚族而居的大村，也有小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。这些村的建村历史有长有短，村落故事异彩纷呈、各不相同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这个源中有好多个村的村口都有一道六七米高、三四米厚的城墙，城墙上都种着高大的树，远远看去，既美观，又神秘。石泉村村口古城墙上的古樟，年长的有五六百岁，年轻一点的，也有一两百岁了，它们相拥在一起，共同护卫着村坊的和谐和安宁，村里人进村出村，都从同一个城门中过；石岭村村口的城墙上种的是柏树，树龄也都在五六百年上下。墙外是大片的瓜田，西瓜成熟的季节，一批又一批的游人来此吃瓜观光。墙内的池塘边，矗立着一座建于清中期的叶氏宗祠。夏日的午后，村里人喜欢聚集在古柏下，一边纳凉，一边听老人们讲他们祖上那位种柏树的“太婆”的故事；还有一道城墙是在竹源口上一个叫山后村的村口，城墙上也种着一排大樟树，墙下有两个城门，一个供人进出，另一个则让给溪水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因修建金（华）岭（后）铁路，城墙被拆除了一大截。三十多年后，在重修320国道时，又拆除了另一部分，而今只剩下一棵古樟，孤零零地守候在村口的溪边。

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源中，居然修有三座城墙，一座修在源口，两座修在源头，相互之间呈三足鼎立之势，这种情况在全建德都是罕见的。

这些城墙是什么时候修筑的？为什么要修筑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再次走进竹源，拂去蒙在竹源这本书上的尘埃，试图从中找到答案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石泉村口古城墙

建德 全国文明城市

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公益广告

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

中共建德市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宣